
鈴山堂集

鈐山堂集卷第二十四目錄

內制

鈐山堂集卷第二十四

內制

昭聖皇太后加上尊號册文

伏以坤懿正位允儷宸極之尊廟序迄成式徽靈休之盛惠澤既均於海宇慶儀當展於宮庭恭惟 昭聖皇太后陛下柔順承天安貞配地夙賛伯考治登沕穆之風誕育皇兄運撫盈成之祚憑几肆揚於末命奉符爰及於冲人曆數恭膺眷佑荷皇天之錫艱虞底定謳歌同有衆之心功存撫翊以難名禮竭尊崇而莫罄乃侖奠落成之日屬星虹應瑞之期擬申

薦夫爲名庶備成於縟禮謹率文武群臣敬奉冊寶恭上尊號伏願備膺景福茂對昌辰無疆惟休用永綏於壽考有秩斯祜方共享於昇平臣御名

章聖皇太后加上尊號冊文

伏以新一代上儀宗廟告落成之慶協三靈丕佑乾坤屬亨泰之期昭事有嚴群情交豫既荷斂福受釐之錫宜殫歸美報德之誠恭惟 聖母章聖皇太后陛下仁出天成德齊坤載相我 皇考治于郢邦誠訓肅於後宮賢淑聞于天下顧惟沖眇上荷劬勞愛實天與神授之符適遘龍變雲蒸之會惟木有本

蒼淵實鑑餘慶謂天蓋高謂地蓋厚莫報者[illegible]

元良之國本以貞乃夙夜之慈懷少慰春紫度之[illegible]

恭陳燕賀鏤瓊玉之冊祇薦鴻名庸伸臣子之誠抑

風民庶以孝謹率文武群臣敬奉冊寶加上尊號伏

願惟祺有倣俾熾無疆皇運熙明永享羅圖之固子

孫千億方觀椒實之蕃臣御名

昭嬪王氏進封皇貴妃冊文

朕荷三靈孚祐九廟居歆誕降元祥肇端國本駿慮

之慶發於宮闈無疆之休延于宗社考古之憲爰以

子貴是宜茂慎典冊進峻封稱以對揚天休增重震

器咨爾昭嬪王氏生有淑德侍于皇宮禀乾坤之粹靈淵懿可度鍾日月之明潤柔嘉有章頃者授弓矢於禖祠占熊羆於吉夢首毓軒龍之秀聿開樞電之祥惟天祐於余家惟爾集于大命肅示寵靈之渥冊升位序之崇特遣使持節進封爾為皇貴妃錫之金冊金寶於戲品冠六儀協輔星辰之位名超九御榮升褕狄之華爾其益懋恭勤逾迪祗畏往服朕命永綏遐福欽哉

敬妃文氏冊文

制曰皇宮六寢崇建淑媛之官天極四星光著烈妃

之象所以協宣陰教贊佐后勤朕稽有國之彝章秩
後庭之位號咨爾文氏蚤膺妙選久侍宸闈柔順而
允輯令儀敏慧而克贊內治居蹈箴圖之戒動循珩
珮之和是宜顯錫徽章特升華序茲特遣使持節封
爾為敬妃於戲等威既峻進參褕翟之榮錫命惟隆
誕受冊書之寵其率循于懿範以益勉于精勤祇服
茂恩永綏慶祚欽哉

廟建勅

朕惟禮時為大祀典國之大事也苟不安於人心終
難協夫禮意我國家宗廟之制自　太祖肇基之初

首建四親廟其後更制時奉殿薦同乎一堂當其始事豈不博采遐觀斥從同堂異室之規以示酌古准今之義暨我　成祖定鼎于茲廟寢之營率遵其舊百數十年以祫以享緝于純嘏則有由然夫業之爲享其則不遠襄因廷臣之議成稱七廟之文是用創典以從嗣典乃所司討論不詳區畫失當　成祖以六世未盡之親而遞遷世室不獲奉於三昭　仁宗以穆位有常之主而移就左宮遂致紊於班祔　武宗朕兄也不得用爲一世顧居七廟之中有妨七世之祀揆之古義斯爲戾矣往者回祿之警　天與

祖宗實啟朕心茲當重建之辰所宜釐正以鼎圖新

制又我 皇考睿宗廟于都宮之外朕每事廟中考

廟未備豈有四親之內而可缺考乎雖每於祫祀同

享而奉主往來深爲瀆擾茲禮官等會議欲奉處於

孝宗同廟雖爲兄弟同世之義然題扁各殊終未爲

安朕是究是圖惟遵先制其永無愆夫禮非天降迺

起人情 祖宗列聖臚聚一堂斯實時義之爲順者

茲當建立新廟仍復舊制前爲太廟後爲寢又後爲

祧時祫祭享奉 太祖高皇帝正位南向奉迎 成

祖及 群廟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神主俱同堂而

序享獻既畢則奉　列聖神主各歸于寢廟昭穆以明世次不紊　列聖在天之靈懽忻右享而克佑朕膺事孝享之誠矣便如期興建爾禮工二部如勅奉行故諭嘉靖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便如期五字御筆增

金海祠叩神文

嘉靖二十年五月初六日　皇帝遣某官等代禱于北嶽之神北鎮之神北海之神西湖之神玉泉山之神名山之神大川之神曰嗚呼自有天地則有山川凡陰陽闔闢雷雨發生必神以執其機權司其號令

者也朕本愚昏繼元后之位居億兆之上夙夜兢兢以不克奉天保民是懼粤自去冬少雪二麥不滋爰及今年歷春徂夏甘澤愆期恒暘作沴近畿泉源久涸田畝失耕甽以徐呂之境河渠斷流漕輓弗至夫稼穡乃民食所資運漕則國脉攸繫天之降咎至於如此揆厥所由實朕政積繆戾澤閼下究之所致也朕昨者嘗躬禱於上穹徧走於羣神矣而精誠靡孚神不顧答聞之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惟諸神受上帝之命秉籥陰陽呼吸雷風轉災沴為禎祥易焦涸

爲潤澤計其神靈無所不能爲也今旱既甚矣麥既萎死而菽粟未種矣飢饉之民將轉于溝壑矣若乃犧牲弗供粢盛既竭享祀將乏神亦何所賴矣予實有罪罰其敢逃民之無辜祈賜矜憫伏望旋斡化機袪殄魃虐鞭霆驅霓揮霍八極大霈三日之甘霖使人盈其望物遂其生時沴遂熄年功可成通氣騰波啓津開道舳艫利涉國用裕充我國家有無疆之休則神亦有無疆之祀焉報謝之典朕其敢忘惟神其聽之念之哉尚饗

金海祠謝神文

比以盛夏之辰久苦亢陽之沴稼穡萎槁將致[illegible]饑河渠斷流漕粟艱阻朕職元后撫綏下民心焉[illegible][illegible]不皇寧處乃請命上帝敷告群神賴上帝之仁眷神之靈憫人之窮特賜歆顧旬餘日內靈澤敷甘狂靈息異致一和以消百沴因否往而驗泰來神錫之休大矣夫無德不報則為酒醴牲饔以報神之賜其敢不虔爰命重臣恭詣祠下以謝惟神闓惠濯靈尚終賜霈澤畀之有年謹告

經筵講章

四書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這是孟子告齊宣王以用人不可不謹的言語如不得已是謹之至的意思卑是卑小踰是過尊是尊大疏是疏遠戚是親近孟子說賢才是人君致治之具而尊卑疏戚尤國家名分所關但人之賢否不同故於進用之際不可輕忽須是再三詳審如不得已一般謹而又謹方可進用蓋尊大之臣賢而用之固是常禮然或尊者未必賢則必就卑小之臣擇其賢者

而用之是將使卑者得以踰乎尊親近之臣實不濟用
之亦是常禮然或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臣擇
其賢者而用之是將使疏者得以踰乎戚夫用其賢
而或畧其定分取其才而不拘乎常禮是豈可以輕
忽而不致其謹乎然所以致其謹者何如且如進用
一人左右近臣都說這箇人賢未可便以爲賢而遽
用之衆大夫都說這箇人賢也未可便以爲賢而遽
用之蓋以左右近臣其言未可深信諸大夫雖職在
薦賢然其中亦或愛憎不同必是一國之人合口一
辭都說這箇人賢然後從而察之夫國人皆曰賢則

其論可謂公矣猶必察之者蓋世間自有一種人能同乎流俗使人人愛之如鄉原本不忠信却似忠信本非廉潔却似廉潔若用着這等人豈不壞事須是審之於衆而斷之於心親見得其所謂賢者真箇是有名有實之人然後用之則於賢者知之明任之重而不賢者不得以倖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惜乎齊王未之知也臣常因是而論之人君之治天下莫貴於知人之明蓋知之不明則邪正混淆黑白莫辨或有非人厠乎其間則所任雖專不惟不足以成乎治而實足以債乎事矣然君子毋難於見用

而小人不耻於干進二者尤在於人君審察之何爾仰惟　皇上登崇賢俊旌別人才一賢之進必合衆論之公一職之遷必察其人之素四方萬國固已顒然嚮風仰戴歡欣之不暇矣尤望終始此心終始此道使倖進者無所容於時效用者得以行其志則堯舜三王之治可復見於今日矣臣等不勝至願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這是孟子告滕文公問爲國的說話賢君是賢而有德之君恭是恭敬儉是儉約禮下是接臣下以禮有制是有經常之制孟子說爲國之道大要以恭儉爲

本賢而有德之君以恭敬之實心行恭敬之實事雖居崇高之位而虔恭寅畏表裏如一蓋不徒致飾於威儀言動之間以儉約之實心行儉約之實事雖享富有之業而撙節愛養無處不然蓋不但致謹於宮室車服之用惟其恭是以能推手足腹心之義於大臣則敬之於羣臣則體之凡所以待士者皆有禮而無或慢矣惟其儉是以能推保民如子之仁於徵求則緩之於稅斂則薄之凡所以取民者皆有制而不敢過矣夫有恭儉之實德又有恭儉之實政則賢才樂為之用而匹夫匹婦無不各被其澤為國之道又

尤有加於此哉臣觀孟子此章首以恭儉爲言而其下文特詳於取民之制蓋恭以禮下固人君使臣之道而民惟邦本其取之之制尤不可以不加之意也三代而上田有定分賦有定則豪強者不得以兼并貪暴者不得以多取其治隆於上俗美於下有由然也嗣是而後若漢之文帝躬行玄默專務德化身衣弋綈以示敦朴爲天下先而又令年免田租明年問疾苦可謂恭儉之實矣當時海內富庶興於禮讓亦豈倖而致哉仰惟 皇上齊莊中正節用愛人勤恤民隱圖惟治道有志於隆古帝王之盛不但文帝而

已尤望此心此政終始弗渝所以綿　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伏惟　聖明留意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這是孔子贊美堯舜的言語孟子引之以闢許行所謂人君與民並耕之說惟字解作獨字則是法蕩蕩是廣大的意思君哉是言能盡君道巍巍是高大的意思不與猶言不相關孔子說帝堯之爲君至大而

無以加然何以見之彼物之高大莫過於天惟堯之德以天爲法而無差殊故其德業之盛著於當時見於天下者徧覆而無迹溥被而無方蕩蕩廣遠人雖欲著言語去名狀他亦不可得亦猶萬物於天但見其大不可以言語形容故曰民無能名焉帝舜之爲君能盡君道高大而不可尚然何以知之彼位之崇高莫加天子舜受堯之禪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若可樂矣舜則仁愛天命下憫人窮終日孜孜以圖治安視天位若與我不相干涉一般故曰有天下而不與焉孔子稱堯舜如此孟子因申明其說以爲堯舜

之治天下一則法天以同其大一則居位不以為樂何嘗不用其心哉但所急者大而不用於耕耳若之當時洪水為害猛獸偪人民生有不遂矣堯之用心惟在求賢以敷治使斯民得遂其生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民性有未復矣舜之用心惟在命官以設教使斯民各正其德堯舜之憂民如此非事事而憂之也正惟用心於大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而其法天不與實在於此亦何暇於並耕哉許行為說之繆從可知矣臣嘗論之聖王之治天下毋勞於求賢而佚於得人蓋得人以任職得一相

以[illegible]成則百司庶務自然修舉人主惟恭己南面而無所勞矣豈屑屑然用心於非所當用之地哉仰惟

皇上夙禀堯舜之資躬履堯舜之位道不自大恒存圖治之心位不自樂每切憂民之念允望上法天道下任賢才益弘丕冒之仁克謹登崇之選則蕩蕩巍巍之治可復見於今日矣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這是孟子述中庸孔子之言推明明善爲誠身之要的說話上是君上友是朋友親是父母誠是真實夫人臣在下位必得君上信任他諫行言聽方可治民苟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矣然欲獲上不可諂悅取容也其道在乎信友蓋已有善必得朋友稱譽薦聞然後見知於上苟不信於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聞不獲於上矣然欲信友不可便佞苟合也其道在乎悅親蓋親者人倫之大孝爲百行之先苟事親弗悅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友不見信矣然欲悅親不可阿意曲從也其道在

乎誠身苟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內無愛敬之實親不可得而悅矣然欲誠身又不可襲取強為也其道又在乎明善苟不明乎善則好善不能如好好色惡惡不能如惡惡臭理欲混淆真妄錯雜身不可得而誠矣夫能明善以誠身由是施之悅親信友獲上治民何往而不得其效哉臣嘗推而論之誠身之義雖通上下而言此章本孔子告哀公問政而發獨拈出此誠字在人君身上尤為切要而明善誠身之功尤不可缺古之人君如堯舜性之不待勉強自然合理即天道之誠者也如湯武身之不免用那誠的

工夫乃人事之思誠者也當時四方風動萬國咸寧所以有誠能動物之驗後世如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唐太宗外行仁義而內多慚德這便都是不誠了所以治效有愧於古也然則誠之一字豈非聖賢心法之傳帝王為治之要者哉仰惟　皇上講學以明善修德以誠身敬一有箴恬澹無欲遠追堯舜而陋漢唐於不居矣尤願終始弗渝表裏一致太和流乎於海宇至誠可通乎神明既優作聖之功自臻純王之化矣臣等不勝至望

尚書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這是周書洪範篇箕子對武王的言語昔箕子既總言洪範九疇有曰五行至此則推衍其目說道九疇之綱其一爲五行也然五行先後以微著爲次天一生水而其體最微地二生火而其形漸著天三生木而其形既實地四生金而其體益堅天五生土而其質至大故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言

五行之生序如此然水之性既浸漉滋潤而又奔趨下流火之性既燥烈炎熱而又烟焰上達木之性既盤錯樛屈而又條暢徐拔金之性既從新可成而又因故可革土兼五行有發生之德而尤盛於稼穡故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蓋五行之德性如此至於五行之味潤下的凝積久而作鹹炎上的焦灼久而作苦曲直的醖釀久而作酸從革的融液久而作辛稼穡而又穡則可爲烝飱而作甘矣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其味者豈非以其切於民用哉臣嘗論之五行者氣運於天質具于地

而用資於人者也然必賴人君建極以爲之主感之
以五事驗之以庶徵乃能使陰陽順常天地定位而
其氣不乖其質不變而其用不匱也恭惟 皇上敬
天勤民親賢好學而尤留心洪範特灑 宸翰序諸
篇端其求道之誠固以比隆於武王矣尤願顯微無
間終始不渝堯潦雖無不廢儆予之歎湯霖既降猶
加咎己之誠則年和歲豐民安物阜所謂皇建有極
而錫福於庶民矣歷年之永豈周家所得而專美哉
臣等不勝至望

餘山堂集卷第二十四

鈐山堂集卷第二十五目錄

欽山堂集卷第二十五

講章直解　文華後殿進講

大學衍義直解

伊尹作伊訓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這是商書伊訓篇伊尹以太甲繼湯之後恐其不能繼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名曰伊訓今王就指太甲嗣是繼初是即位之初伊尹與太甲說昔我成湯以德而得天下今王嗣而有之可不知所自乎其要在嗣其德焉而已况今即位之初乃王者之本天命人心

為之一新四方萬國莫不更化所以要上繼乃祖成湯之德正在今日即位之始於此不謹其能善其終乎德者何不過愛親敬長孝弟之道便是人君於天下的人老者固無不愛而立愛之道則自吾親始如孝享宗廟惇叙九族是已長者固無不敬而立敬之道則自吾長始如篤念天顯敬事諸耆是已夫立愛惟親則凡天下之有親者莫不以我為法而愛其親立敬惟長則凡天下之有長者莫不以我為則而敬其長始於一家而家齊中於一國而國治終而措之四海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此皆成湯敬

[illegible]之德而實通乎人心之所同然者也伊尹書之以訓太甲無非欲其法祖謹初以為出治之本而其序有不可紊者如此厥後孔子於孝經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蓋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先聖後聖其言若出一揆由此而觀自古帝王未有舍愛敬而為治者宋儒真德秀引此以衍大學之義此誠萬世君人者之龜鑑

董仲舒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

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

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

董仲舒漢武帝時人建元初詔求直言仲舒以賢良對策首以正心之說告武帝誠以人君居崇高之位操威福之權一日萬機事物沓至欲一一應酬無毫髮之差難矣其要在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蓋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不爲一毫私意所蔽則所行的事自然皆合於理賞必當於有功刑必加於有罪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則所用

的人自然皆當其才賢不肖有別君子小人不相易位侍御僕從罔非正人而百官正矣由是達之萬民布之四方如風之偃草如雷之動物無一處無一人莫敢不一於正人事既正天心自協至和薰蒸無有邪氣干乎其間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天之與人本同一氣人事正則正氣應之善祥之所由集也人事不正則邪氣應之災異之所由臻也其本在人君之一心而已臣嘗論之正心之一言誠萬世帝王爲治之本然茫無端緒何以爲用功之地哉

惟眞德秀此書發明最切其於正心之要亦爲二目曰崇敬畏曰戒逸欲所謂崇敬畏者存天理之謂也所謂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謂也蓋天理之在此心日用之間本無不流通但爲私欲所蔽或聲色貨利或異端近習或讒佞邪說一有所入此心遂爲之蔽而不能祛遂爲之累而不能遺天理以漸而泯則私欲以漸而熾喜怒有偏舉措失當皆由於此夫私成於一己之微而或以貽天下之患欲遂於一時之暫而或以致無窮之憂可不懼哉臣願　皇上於宮闈深邃之中心氣清明之際澄神定慮反己靜觀察天理人

欲之分致操存克治之力敬畏愈崇物欲退聽由是
以之制事以之用人酬酢萬變無往不得其正則福
祿日蕃年壽自息矣傳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仲
舒之言惟 聖明留意
禮踐阼篇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
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
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
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
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
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王

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几於鑑於盥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牖於劍弓矛爲銘焉

這是禮記大戴禮篇載武王問道的事作者君之階人君即位謂之踐作師太師是官名尚父是號即太公望爲太師而號尚父也昔武王即位之初召尚父問黃帝顓頊之道而師尚父以載在丹書俾王爲三日之齋端冕以迎東面以受至其所告不出敬與義之兩言敬是嚴恭寅畏心有所存主之謂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是宰事揆物皆合天理之謂

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致謹於此武王聞之惕若戒懼於几几席楹杖觴豆諸器物之間莫不銘之以自警焉蓋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其後孔子贊易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神聖相傳之心法自黃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皆出一道眞德秀所以引之著萬世帝王爲學之本也

漢文帝時賈誼爲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

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賈誼漢文帝時人博學多材爲長沙王大傅釐福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祠還致福於天子言受神之福也宣室漢殿名前席古者君臣皆席地而坐坐久相親移席而前故曰前席昔文帝思賈誼之賢自長沙徵召入見於便殿首問鬼神之事鬼神者何陰陽二氣之靈造化之迹也帝之問及此其有意窮理之學乎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帝爲之前席聽悅其言既罷又有不及賈生之歎其必深有感於心矣然昔孔子

講義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見鬼神之理深微窈冥不可驟語詛之所對史臣不載其詞恐亦未嘗知鬼神之情狀也眞德秀謂帝有窮理之心而詛無造理之學故君德成就終有愧於古然臣以謂自古帝王求賢圖治延訪諮詢必君國子民之道何至泛及於幽遠不切之務哉漢之君臣所以不及於古爲可惜也

又曰堯發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故謹小者

大謹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兢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積善在身猶日長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

這是董仲舒告武帝的言語真德秀列其言之尤切者著于此昔武帝上嘉唐虞欲聞大道之要仲舒對策說道堯以唐侯而升天子之位舜耕歷山而受堯之禪其所以致天與人歸光大明昌者非一日所能蓋積德累善謹言慎行有漸以致之夫言行治之大者言出於己行發於身是非得失不可掩塞易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能盡衆小則致高大能慎至微則極著明大雅大明之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仲舒引此詩言文之翼翼以見自古帝王莫不致謹於微兢兢戒慎日行仁道舜業業危懼日致孝道是以善積名顯德章身尊順天命而有天下非偶然也仲舒又言人善惡在身其積亦各有漸積善如人形之長短自幼及壯日以加益人不知也積惡如火銷膏日以寖滅人不見也仲舒乃漢之儒者其告君必以堯舜使帝置仲舒

於左右丞弼之地必能以吾道日陳於前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安有窮奢黷武之失邪佞讒諂之惑哉惜乎武帝徒下求言之制而無聽言之實所以不及帝王之學也

玄宗明皇帝開元中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乃以懷素為左散騎常侍與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開元是唐玄宗的年號散騎常侍是唐官名[illegible]侍讀獻納為職眞德秀引唐史中說玄宗皇帝開元年間謂宰相曰朕每於宮中讀書或於書中道理有所疑滯於心無從質正咨問可選文儒有學之士使入內侍讀以便顧問於是宰相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為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玄宗優寵二臣聽其肩輿乘馬於宮中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夫玄宗初政好學右文其盛如此可謂美矣使當時得一眞儒輔導弼諧以堯舜三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言日陳于前則明於是非邪正之辨用

會不至於倒置聲色不至於潛移矣惜乎無量僚素不過章句之儒帝雖有志於學而所以講明啓沃者未至是以文物雖盛於開元而帝心已溺於燕安梨園之樂汩亂聰明豔妃之寵蠱惑志意根本壹而禍亂作矣故人君之學要當以聖王為師以治心寡慾為主以勤始怠終為戒然後庶幾其有益也

大學衍義卷第五

這是大學衍義第五卷宋儒真德秀叙格物致知之要其目曰明道術

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

厥猷惟后

湯誥是商書篇名成湯作此以告萬方皇字解做大字上帝即天也衷即中也恒是常性是能綏是安猷道也即是那人所當行之道后謂元后即人君也成湯説惟皇上帝生此下民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信之理渾然於中無所偏倚是所謂衷也自天所降而言則謂之衷自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非有二也然天之降於人者初無智愚之間人之受於天者清濁純駁隨其所禀有不同焉必賴君師之作修道以立教使人順其有常之性而各安其道君臣安其義父

子安其親長幼夫婦朋友安其序別信是乃君天下之責焉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能賦民以性而不能使之全其性能使人全其性者乃在乎君可見君道之重如此真德秀謂成湯此言可謂知君師之職矣厥後詩之秉彝劉子謂民受天地之中其言相繼而發皆祖於此至于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源自成湯始嗚呼聖哉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

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此自上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說來不忍之心即惻隱之謂孟子說凡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是心而觀之可見情之在人隨感而發所不能無故凡見物之可傷可痛必有惻隱之心耻己之不善憎人之不善亦必有羞惡之心解使去己推以與人亦必有辭讓之心知其善而以為是知其惡而以為非亦必有是非之心人若無此四者之心則不得謂之人矣所以明其必有也然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待外求者也由仁義禮智在中故其端發見

如此仁是溫和慈愛之理仁具於中發而爲用則爲惻隱故惻隱之心爲仁之端義是斷制裁割之理義具於中發而爲用則爲羞惡故羞惡之心爲義之端禮是恭敬撙節之理禮具於中發而爲用則爲辭讓故辭讓之心爲禮之端智是分別是非之理智具於中發而爲用則爲是非故是非之心爲智之端曰端云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性之理無形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者可得而見矣使本無是理於内則何以有是端於外哉孟子因論惻隱而悉數此四者欲人察識而

擴充之下文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眞德秀言於此篇蓋欲人主優游玩索推此心以達諸政事使澤及天下耳

禹貢直解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這是史臣記禹濬川的事西海之山有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故名弱水萬水皆能載此水獨弱而西流其性異矣禹則導其正派至于合黎之山餘波入于流沙之境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汾關之山有水名黑水萬水皆清此水獨黑而南行其色異矣禹又導其經流至于三危之地入于南海之中此水之在外國者禹皆導之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水之在北者莫大于河也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龍門山名兩岸石壁峭立河出其下奔放噴薄[illegible]別因積石導河至于龍門自北而南至于華[illegible]東至于底柱又東所經則至于孟津

洛汭以及于大伾馬自東而北又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所經播爲九河同逆河以入于海焉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俱在古滄德棣州之境海水淪沒今迹不存矣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水之在南莫大于江漢也嶓冢山名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也源發嶓冢爲漾至武都爲漢又東流

為滄浪之水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禹自嶓冢導漾由是東流為漢水又東流為滄浪三澨之水則過于大別之山南入于江東匯為彭蠡之澤東為北江而其流入于海矣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岷山在蜀郡茂州文山縣江水所出也禹自岷山導江由是東流為沱水又東至澧澤過九江至于巴陵之地由東迆邐而來北以會于匯東為中江而其勢已趨于海矣九江即今之洞庭沅水漸水元水辰水

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是名九江也夫弱水黑水外國之異水也河漢江水中國之大水也禹濬諸水各有所歸其用功先後之序如此無非行所無事爲中國之民除害也夫豈騁其私智而爲之耶

無逸殿講章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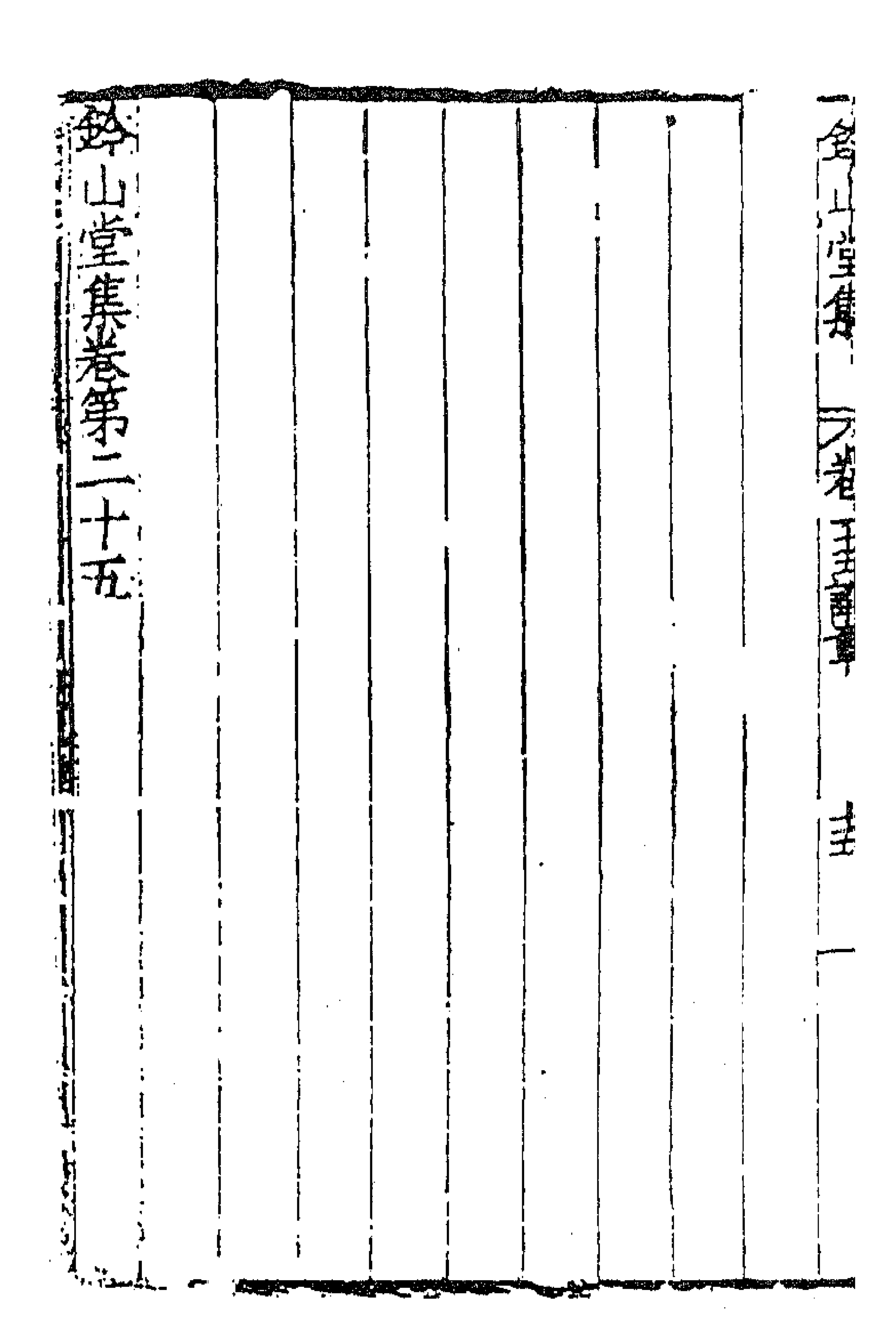
這是豳風七月之詩第八章周公告成王言豳民忠

愛其君的事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即今十二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冲冲是鑿冰之意三之日謂斗建寅三陽之月即今之正月也凌陰是冰室四之日謂斗建卯四陽之月即今二月也蚤是蚤朝朋是兩尊曰朋是蜡祭之酒民間自飲之也稱是舉兕觥是酒器名古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薦之寢廟備君上之用也邠民當夫十二月重陰沍寒冰可取也則伐冰冲冲取之而以其時正月風未解凍冰猶可藏也則納于凌陰藏之而得其所所以勸趨冰役者何哉蓋以吾君於仲春之旦將獻羔祭韭以

薦寢廟而行啓氷之祭故先事而爲之備耳至于九月氣肅霜降十月禾稼既登則相戒滌農場之地置朋酒之享所以遞畢場功者何哉蓋以吾民感君上之恩將殺羊以獻公堂舉酒而祝無疆之壽及時而盡其誠耳周公述此欲成王知周家立國之初邠公能重民事其民感激忠愛其君如此也臣嘗因是而論之王者之治在於得民人主之心若能念念在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其心誠痛切視民如傷則百姓之心自然親附如一體今考七月之詩周之先公以農桑教民使民衣食給足周之民蒙上之教亦自力

於農桑之務以樂其生至於歲終休暇則殺羊爲酒祝君之壽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等氣象眞所謂皡皡如也周家傳世三十歷年八百蓋有由然傳曰農桑爲王業之本先儒張栻以謂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以是意而考秦漢以下事不師古治罔爲民其治亂興替之源槩可見矣仰惟　皇上天啓聖資卓然崛起於帝王數千百載之後而日躋聖德超然獨步於帝王數千百載之前首重農桑敦復古道肇闢　帝苑建社稷之壇無逸有殿豳風有亭躬視稼

稱爲天下先爲基偉業莫峙乾坤　睿藻宸章騰輝
雲漢考成之日錫命諸臣燕饗以落之湛恩敷暢和
氣流通凡厥臣工丕戴夫淪肌浹髓之仁而思盡夫
手足腹心之義無疆之頌視此詩所云意豈異哉所
以發世熈皡綿祚靈長端有在矣猶願至仁不息大
德有終益懋徽勉交修之誠坐致綏來動和之効天
下臣民不勝慶幸



鈐山堂集卷第二十五

鈐山堂集卷第二十六目錄

雜文

特恩堂銘
琴硯銘

鈐山堂集卷第二十六

雜文

恭題　勑諭下方

惟六年冬十有二月　制若曰　皇考顯陵遠在安陸其命工曹往加修治制視　天壽諸陵而命禮官往督禮儀之事明年夏五月臣嵩承乏禮部於是有督禮之役是秋七月己卯加上　恭睿尊謚當遣官奉謚冊香寶祝帛告于　陵當改題　家廟神位詔臣嵩齎攝以行臣聞命踧踖夕裝兢兢靡寧是月癸巳陛辭　上授之勑賜光祿酒饌白金彩幣寶鏹爲

道里費甲午免朝設冊寶輿於　奉天門　上翼善
冠黃袍佇立門下司儀導臣至丹陛屏稽而行衛士
昇輿大樂前導　上注目送之百官送至　承天門
外追崇大禮也故慎重如是然斯役也例遣中貴列
侯　宸斷軼常格獨以屬之儀曹之臣惇禮有餽道
路稱忭厥聲燀燀焉厥澤滃滃焉猗歟休哉顧臣庸
不肖不克仰承休命覥冒榮遇滋媿懼云耳勑例當
進繳臣謹錄其副裝池爲軸寶藏之以茲與出後命
勑詞所未載謹拜手稽首弁記於此以光昭我　皇
上聖孝傳之無窮云

恭祭　顯陵文

天眷明德佑此下人　興雖舊邦其命維新維興有邦自　帝伊始胙壤建藩周魯是似　孝皇維兄憲考之子維　帝仁敬睿哲溫恭恢恢淵度穆穆睟容邇遐慕義海寓欽風純一名齋體道彌固順晦含章獨葆貞素在昔有言大德受命　帝不自躬儲休啓聖明明我　后則篤其慶御曆應圖大寶以正有開必先王業之盛舜孝終慕周典追崇顯號殊稱煥赫穹隆松林之山冠劍攸宅春雨秋霜　寢情永慟乃象諸陵大建廟規司空經營欽正考蹵百職內外

祇役庬儀金冊玉篆螭首豐碑新宮峩峩鱗崪雲矗山后獻祥川祇凝福佳哉王氣蔥蔥郁郁　帝神在天彷彿來下玄珪袞裳雲旂風馬降觀舊都于楚之野下土之臣瞻望靡從空聞成鼎尚擬號弓黍稷非腆以薦微衷　帝鑒不遺縶祉是錫綏予一人康我兆億報德頌功配天無極

衡山祭神文

正德十四年已卯正月丙申朔越二十一日丙辰翰林院編修嚴嵩使還廣右道出衡南敢用牲牢之奠致祭于南嶽衡山之神曰夫有虞望秩衡巳肇祀輶

子謂南方之山衡爲宗而其神獨靈夫以名山鉅嶽
昭貺妥靈宜爲人所承祀而秩號崇隆封域限隔則
非萬之所得祀也然古之爲使者過其境得觀其山
川詢其民俗吏治矧祀禮之大乎使徒登遊是務而
展祀闕焉不幾於慢耶去歲冬嘗道祠下時以王事
未終誠積未至弗敢以瀆茲則乃以牲幣見焉者非
僭也禮也古稱人傑由於地靈周雅所載崧嶽降神
實生申甫以翰周室衡五嶽之一其高大磅礴蟺蜿
扶輿爲天地間鉅鎮固與崧並也蘊神孕秀鍾爲賢
豪以翊我國家文明之治固其時矣 天子方勤六

師有事邊徼近云駐蹕山陝之間道路傳聞晨夕憂惕蓋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內寧則外謐都城久虛衆士靡固則夫上誘 宸衷早返鑾輿奠安區夏神可無意乎夫 聖躬膺櫛沐之勞臣子豈自寧之日嵩告于神者非濫也分也干冒聰明辭出悃愊惟神其聽之

賜 誥告先祖考文

維嘉靖十二年癸巳十月乙丑孝玄孫嵩敢昭告于四世尊靈曰茲者 皇上誕生詔恩弘霈欽蒙賜給二品誥命先祖考純德府君先考仰雲府君俱加

贈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illegible][illegible]張氏先妣黃[illegible]俱加贈夫人恭惟天錫洪恩日臨長王謹以加贈[illegible]號改書神板奉安邸舍伏冀尊靈服茲新寵仰惟神主遠在故鄉尚俟他日擇吉改題嵩不勝感藉追慕之至

奠　黃告祭文

維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正月初八日甲子孝子具官嵩敢昭告于顯考贈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仰雲府君顯妣贈夫人晏氏曰頃者　皇嗣誕生慶覃宇內嵩備位留都冢卿故我先君先夫人光膺褒贈

秩號有加茲以考績過家祗奉綸書恭伸燎祭仰惟
尊靈尚克歆此不顯休命惟是孤覿祿不逮親永念
劬勞不勝感慕摧咽之至

蒲林修塋畢告先考文

維嘉靖十四年十二月日孝子南京吏部尚書嚴嵩
敢昭告于先考尊靈茲者修砌先塋恭樹誥命碑文
安列石器俱已完備切惟不肖生年十六而孤閱四
十年而位至留都冢卿者茲以還乃荷天子之
寵靈褒其祿入以舉斯役也章赫奕泉壤增榮鶴表
巍我江山攺觀是豈不肖之能實惟我嚴訓遺慶之

所致也茲幸迄工謹以牲醴用伸告祭嵩不勝感慕
摧咽之至

嘉林阡告祭衆祖文

維茲嘉林自我曾祖考重菴府君肇厝玄室其後祔
者累累歲久而叢幾至不可辨識切惟儲休委祉雖
曰先世積德之長實亦山水蘊靈之助也嵩以孤藐
裔孫頃奉先考託體于茲忝何事涉家衆修治弗時
垣鑿缺壞榛莽蓬蔚每一造謁怛焉割中茲者荷蒙
聖恩追贈先考吏部尚書法得樹碑神道於是洎
吉命工芟掃蕪穢甃飾新塋特築崇塋以萃凝神秀

恭列碑表以修揚天休仰惟先代多靈窀穸同藏草
祀靡間世世子孫永有依頼茲當工役告完謹具牲
醴用伸告祭伏惟冥靈鑒佑謹告

祠堂成奉安四世神主告祭文

維嘉靖十四年歲次乙未十二月二十八日甲寅孝
玄孫南京吏部尚書嚴嵩敢昭告于四世尊靈曰茲
者營修居第爰倣古禮崇建祠堂于正寢之東恭製
神龕一座分爲五室其中　　爲先祖考妣虛位不
敢設主歲時舉祀則用楮標祀以伸報本追遠之意
其東第一室則奉高祖考四川右布政使平菴府君

妣夫人彭氏西第一室奉曾祖考處士重菴府君妣
孺人黃氏東第二室奉祖考贈南京吏部尚書純德
府君妣夫人張氏西第二室奉考贈南京吏部尚書
仰雲府君妣夫人晏氏祀止四世之制蓋緣情起義
兼用程朱二氏之說而修春秋享祀之儀也嵩也不
肖幸賴先世餘慶以有今日然歷官三十年叨被
聖恩位至二品乃能裒其祿入以舉斯禮非敢緩也
蓋有待也涓今吉辰奉安神位仰惟尊靈妥安新祠
鑒歆時祀永綏福祉啓佑後人嵩不勝仰藉感慕之
至

改禮部尚書兼學士告祖考文 嘉靖丙申五月

嵩以留都銓部三載考績于朝伏蒙 聖恩改授今職切惟春卿入座崇階學士禁林華選兼此二銜之重實爲儒者之榮是皆我祖考餘慶所被也第惟不肖孱質荒學覥冒寵靈淵冰是懼祇服先訓惟孝惟忠靡敢失墜尚惟默相俾永有終謹告

入閣告毓慶祠堂文 嘉靖辛丑七月

玄孫以昨歲八月十五日欽奉 皇上手勑着兼武英殿大學士内閣辦事餘官如故切惟少保孤卿官躋一品晉陞名於秘殿參國論於台司乃儒者之至

榮人臣之極致也而況日承燕對之光時叨晉錫之
渥寵恩榮遇特冠常倫嵩非才涼德曷克臻茲蓋自
我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于吾植本固故幹之茂
發源深故流之長也追惟所自感藉美勝仰惟先祠
遠在故鄉不克以時祭告茲遣使以香帛牲醴恭詣
里第告于毓慶祠堂伏冀先靈默相俾玄孫克修職
業篤荷天休惟忠惟孝而保令名于無窮焉嵩不勝
瞻慕激切之至謹告

生孫告毓慶祠堂文 嘉靖癸卯

嵩子世蕃以是歲五月二十九日辛巳一男側室李

氏出也恭於京邸告之先靈命名曰延慶切念嵩行年三十四而得子今六十四而見孫宗祧之託願覯于成祥兆之來昌云其晚茲實惟我祖宗考妣積德累仁之所致也謹遣人齋捧香帛牲醴之儀歸即里第毓慶祠堂而申告焉伏惟歆鑒

考滿加秩告毓慶祠堂文 嘉靖甲辰

玄孫茲以一品再考仰荷 聖恩特降綸命加少傅兼支大學士俸 賜誥追贈 祖祖考皆如其官錄曆孫紹忠爲中書舍人竊惟不肖嵩起自孤童薾然弱質不自意遭值 聖明致位宰輔湛恩優渥光顯

一門覃及六世此豈忝肖不德所能皆賴我祖宗積德深厚悠遠以式克至今日祗服寵章豈勝感慕仰惟先祠遠在故鄉謹遣人奉香帛牲醴恭就毓慶之堂用伸祭告伏惟先世宗親並垂歆鑒以弟五山秀才祔食尚享

祭宗伯汪石潭文

嗚呼天之生賢謂無意耶何稟靈智之先而出凡民之秀也謂有意耶何畀傑特之才而奪耆老之壽也惟公位極宗伯之官譽滿時士之口謂將經綸太平謀謨左右而今則已矣勳業卒莫之究也如公德宇

之粹温智識之高邁而輔以學問之醇深作爲文章其晶瑩演迤若引星辰而貫河漢其精純幽眇若陳珪瓚而奏球琳至其析義理之微窺道德之奥則又繅絲參斅疊疊而不竭山苞海蓄浩浩而難尋蓋大江之西鄱湖之東自公之昆季崛起後先聯發魁南宮而首臚唱登玉署而冠詞林世之學者無間乎識與不識比之崑山之璧河東之鳳咸慕悦而悚欽夫何事與時違貌先年於　公乃解組投閒杜門却掃自放於鵞山之野蘭杏之濤卒使望謝安者竟莫起東山之卧而思傅説者空擬作商室之霖嗚呼廢興

粹固有定數而不可易而吾儕臨風想像不能不惜者昔忝遊從之舊有懷公之德音如玉如金誠不覺涕下之沾襟

祭都憲高公文

吾郡先達在成化間同起鄉校嗣登進士公與蕭菴梧岡三君子而已夫三君子者筮仕皆有閎卓之才循良之譽飈歷中外顯位崇階無不相似若夫杖屨間身丘園樂事壽觴宜書錦之榮恩誥出天門之賜晚福修齡惟公獨極其至譬則冰崖雪霰挺松栢之後凋魯殿烟塵巋靈光之獨峙蓋公天稟完粹貴富

弗盈其中宇量深弘喜慍莫窺其涯斯豈偶得而倖致也耶蓋也生晚粤在弱冠拜公于按蜀來歸之時公折節忘勢弗爲後進之視而即蒙國士之知至以令器髮莘之末常得侍几席而望履綦心親彌厚愛久弗移乙酉之秋予赴官於國學辱存餞於江湄臨觴繾綣命駕逶迤孰知即此而長辭也嗚呼公有遺言託文墓石詎敢以不腆而負所期渺雲波之萬里薦蘋藻之一卮嗚呼耆哲淪喪天不憖遺嗟千山之安仰悵薤露之易晞其何能止予之悲哉

祭黎侍御文

孝皇之朝獎賢思治公官內臺惟古柱史學問文章
才猷政事公實兼之克行其志豸冠嶽嶽鶚擊鷹峙
出按南圻以造多士權奸擅朝否泰易世方奮而騫
中道奄躓旬耆之閒百不一試猗公之才何所弗至
其弗至者曰亦命耳乙丑之春予方筮仕京邸游從
定交伊始公誠好之遽忘其鹵爰託婚姻吾女公子
二十年來繾綣靡弛予拙寡助維公是恃孰謂今者
公棄我逝展餽叙離貽書滿笥手蹟具存豈忍復視
空懷誼愛永隔生死使我涕淚悲不能止予忝國恩
擢官禮侍銜命來南　山陵之使道路馳驅公私牽

制闋訃逾年一奠莫致茲遣伻還薄修菲祀日月不居窀穸何似惟嘗勤詞執筆銘誌以報德音庶其在此

祭內姪歐陽孺文 嘉靖甲申

嗚呼爾父爾祖兩世之祀一脉之傳惟子是屬而今已矣嗟呼傷哉昊天不吊以至此極尚忍言哉仲春之初爾從東井叔父偕至予邸勞苦訊問喜見顏色然於時京城疫癘方行爾甫及門吾女屬疾爾素壯悍迎醫視疾周旋不避篤義重親可謂賢矣詎意浹旬之餘爾亦遘疾不起嗟呼傷哉豈世俗疫癘傳染

之說信有之耶然亞昆咸晉庾袞事載史傳不誣也耶以予今歲驗之舉室皆疫吾幸無恙則是說者吾不信也吾歷觀疫者比昆由起居食飲弗慎所致爾無亦矜壯忘戒致然耶抑亦自有命耶吾女之疾始者以爲嘗悔捄療弗亟若否恩疾則醫招其良矣藥盡其方矣殆可以無悔矣而卒亦莫之捄也繼爾而疾者僮僕又十餘人皆未嘗藥而愈則醫師者其不足恃耶抑古謂不藥得中醫者理可驗也嗟乎以爾祖爾父之善仁也而殄其嗣以爾之篤義也而殞其年神理天道則倘況茫昧而不可致詰矣三月內寅之朔屬纊

之辰風雨晝冥氣候慘凜閭門震驚五内糜潰腸鬱結而淚盡色慘沮而毛竪吾内則茹痛以隕心外乃矯情以鎮物人事之可怖愕可痛戚孰有甚於此時者乎予無強近之親無紀綱之僕以自助爾從吾久學書頗工練事頗熟治家入都可代吾勞而今亦已矣此事之末耳而予之情亦有不能忘焉者也茲遣僕賃舟以女之喪爾之喪及弟維厚之喪同載以歸爾久歷江湖素以無恐旅魂超然而歸無滯且吾與叔父待歸謀之伯祖謀之諸父昆弟為爾立後承祀以供養爾婦不至失所爾可無憂也臨發永離告以

以詩嗟乎爾安知爾姑與爾姑之夫之悲也耶爾又安知爾東井叔父之悲也耶

祭袁翁文

去歲之冬予還里閭翁來視予言笑怡愉謂翁康強無損眠食曾未逾旬遽云屬疾壽躋大耋福履備豐秉化儵然可謂令終鄉有善士天不憖遺生員堂帷吁其戕悲

祭安處士文

嗟夫大化流運代謝靡停俯雲川之夕逝感露草之朝零寓形宇內貴德與名苟所立之可述庶既遠而

彌馨惟君志行之挺美義問之藹鬱固已滿縉紳之譽高月旦之評矣雖乘化之奄逝亦存順而沒寧我懷其人弗履其庭託生芻以寓奠陳玄石而鐫銘亦可慰君於冥冥也夫

特恩堂銘有序

夫尊己之士懼以寵祿浮於行故退抑辭巽之志高負賢之主懼以遐遯遺其才故愛惜成就之恩至嘉靖初載　天子選用耆舊揚于廷位尚書陳公於時自滇臬擢長會滿公曰臣有疾非克事事再疏乞休
上命即安于家俟疾愈復用之外臣前無此比者

於是高吾民公辭顯嗜恬厲難進之節　上崇善賞
廣迪知之明風聲所被警動一世君子榮其事相與
名公所居之堂曰特恩而聲詩之後三年公以中丞
之節來鎮豫章蒿不佞乃作堂銘其詞曰
於惟休哉嘉靖之治日明天開百職庶工用罔非才
維時陳公寔受　上知擢正東國居翰是資公歸卧
痾抗章謝事　上嘉曰材其未盡試忍不樀棲杙世豈
之之得一棟梁詎其可遺豫章公來[illegible]樂有喜荐涉
中丞載振風紀士恥無材恥行弗厲[illegible]負材有不
永譽維古用賢灼見迪知非　帝之明曷克登茲刻

銘斯堂以載 帝德百爾有位惟君子是則

琴硯銘

其淳古可以鎮躁忘邪其清潤可以滌神悅思疑傳舜殿之遺巧出端溪之製具二體而成用配三友而恭 軍携之玉堂延閣予以基[illegible]言而裁帝制也

高麗硯銘

[illegible]文明之化翊我 大朝

端石硯銘

予視篆留院大司徒全州蔣公贈是硯乃識以銘

玉堂摛文戩爾是司惟君子之貽世世其寶之

又　任國璋作

端肖靜凝川韞璞藏圭璧其姿產自南海登乎上庠摛翰鑄詞金碧琳瑯厥用乃宏自彝刓其方毋毀其剛蘊而不磷闇然日章吾將師爾以自臧乎